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三十四回 文素臣初謁金門 謝紅豆一朝天子

船艙裡人見石氏落水，口中大喊「救人」，船上水手亂奔著，與大船上廝打，白不聽見。老鴛合龜子連忙吹滅燈籠，悄悄的關門進去。這石氏流去有半里路，被一根樁格住肩膀，一家水牆門首，打著燈籠火把，簇著些人，齊發一聲喊道：「好了，在這裡了！」一個人就伸手下去把裙幅扯住，一個人便攔腰撈住了衣服，拖上馬頭。石氏落水未久，拉著那人一隻臂膊，便坐將起來，睜眼一看，見有三四個女人，卻都不認得。內中一人搶過一根火把，把石氏一照，道：「我說那衣服顏色不對，那裡是我家姐姐呢？」眾女人正待照看，只聽裡面有人喊道：「姐姐有了，你們進來罷！」眾女人轉身就跑，撈起的這女子卻不進去，問石氏何人，因何投水？石氏答以並非投水，把備細向他說明。這女子道：「原來是劉姐，可敬可伶！那裡是文相公的船？你同我進去，見了媽媽就明白了。」石氏暗想：「怎這女子知我姓名？他說是媽媽，想也門戶中人了。怎又說不是文相公的船，且進去問一個明白。」因把頭髮合衣邊上略絞掉些水兒。這女子拾起地上火把，攙扶石氏進水牆門來。石氏道：「蒙姐姐撈救，感恩不淺。請問姐姐姓名，以圖報答。」這女子道：「奴家姓賀，名喚錦雲，誤落煙花，已經五載。」說罷流下淚來。石氏在火光中細看，只見：淡白梨花，比紅杏碧桃多些幽雅；輕盈楊柳，傍晚風殘月越是嬌柔。也學內家妝梳，看去全無脂粉氣；不似平庸蘭房，聞來饒有芰荷香。只幾點微麻，略減千金身價；卻兩窩深靨，平添一段風流。蹙蹙眉梢，鎖不盡若干心事；盈盈眼角，流不完幾許啼痕。多半因失節青樓，怨著那紅顏薄命。

石氏暗思：此女全不是煙花身分，將來定有出頭。直走進堂屋，只見許多女人簇著一個少年美女，在那裡勸說。這女子上前說知，那美貌女子忙走下來，扯著石氏兩手，說道：「姐姐，叫妹子想殺了也！」石氏茫然答道：「奴與姐姐素無一面，怎敢勞姐姐垂念？」一個白髮女人接說道：「劉姐，這是我親生女兒，他也與你一樣貞節，一般苦命。平日聞你受苦，屢次要來看你，都是我阻住了，因是各家門戶，怕趨孀子見怪。你今日定為那西商逼迫，情急投河的了，我女兒早已料著。如今且宿在我家，同我女兒進房去脫換衣服，我叫人取壺熱酒來，替你衝掉些寒氣，且到明日，再作計較。」復向那美貌女子勸說一遍。那女子含淚應承，挽著石氏到他房裡，拿出衣衫裙褲，給石氏通身脫換，連鞋腳一齊換過，又替石氏把頭髮擰乾，將木梳通好，挽起髻來。石氏問他備細，才知道他姓許，名鵝鵝，揚州知府奉新司禮之命，挑選他去蠱惑東宮，早晚就要進京，因與吳江水梁公有終身之訂，不肯負約，所以屢次尋死，夜裡悄悄起身，到一間破屋裡上吊。家中認是投河，故此許多姊妹跑出馬頭尋找，恰好湊著石氏吞來，剛剛救起。石氏復問西商之事，歉歉道：「原來姐姐還在不知，這西商是五月裡邊來的，挾有萬金資本，要在揚州討幾個絕色女子，不惜重價，便哄傳了揚州一府，凡是養瘦馬的都領他去相看，他總不中意，才看到我們門戶人家。先要來討妹子，妹子因與水郎訂約，回絕了他。後來曉得屬意於姐姐，出了五百金，討回作妾，擇定六月十一日吉期，在船中結親。妹子知姐姐貞節，料有不測之事。豈知姐姐轉不為此，卻是為著何事？」

石氏聽罷，如夢方覺，兀是驚出一身冷汗，暗想：「一入船中，必然行強，倘被奸污，死已晚矣。我深恨那只大船，豈知竟是我絕大的救星，真是怪事！」因把要投奔素臣及鴛兒設計之事迹了一遍。鵝鵝大喜道：「原來令姑是文相公尊親，文相公與水郎是至交，妹子與姐姐又是一重親故了。」石氏道：「文相公也曾說與水相公是好友，原來就是姐姐訂約的水梁公相公，將來奴家姑娘與姐姐倘得邀天之幸，完璧歸趙，則親故往來，奴家亦常得相會，永傍妝台，時聆玉塵矣。」因執著鵝鵝手兒，定睛細看，但見：臉泛桃花，似新剝瓜仁，浸釀著穠中鮮水；眉分柳葉，如初開山影，虛含著峰頂靈光。目秀而清，識英雄肯輸紅拂？腰纖似約，宜偎抱那數小蠻？瘦生生弱不勝衣，只恐風吹欲墮；碧油油發長委地，真令我見猶憐。

鵝鵝也握著石氏手兒，注目而視，但見：

目秀而威，未許浪垂青眼；眉清而朗，那須頻點青螺。身如菡萏支風，別有風流，不解妝梳臨水殿；面似芙蓉映水，絕無水性，肯隨脂粉落風塵？舊恨新愁，重疊疊盡多幽怨；亂頭粗服，俏羅羅越顯精神。

兩人四臂交持，四目相視，你憐我愛，各不勝情。丫鬟捧著果盒，送上酒來，大家才放手坐下。鵝鵝陪著石氏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說道：「妹子為靳太監勢逼，明日便要起身。本擬一死以謝水郎，方才母親苦苦勸說，恐有連累。如今想來，只得且到京中，若選不中尚可發還，即使選中，亦當以苦情上達，倘得憐憫放回，固可重續前緣，如或不能，亦即以死自持，擠得怒觸東宮，凌遲碎剮，所不辭也。請問姐姐，如今計將焉往？」石氏垂淚道：「奴家此時進退無門，竟不知所往，望姐姐有以教之。」鵝鵝道：「水郎前日曾說，文相公去歲到杭，尋人不遇，回家即往江西，至今無信。姐姐若到吳江，亦不甚妥。我有一結義姊妹衛飛霞，嫁與天津尹公子，家道富足，為人豪俠。我慕姐姐貞操，久思親炙，今蒙光降，不忍遽高，可否屈姐姐伴送下船，少作盤桓，以慰渴懷。船到天津，即送姐姐至尹家，托其尋訪劉姐夫並令姑消息。他夫妻俱是異人，斷能不負所托。不識姐姐意下如何？」石氏暗想：「文相公既不在家，我更投奔何人？趙家固是火坑，此處亦非善地，且一有洩漏，便重投羅網，悔無及矣。蒙此女一片深情，且有同心守節，同病相憐，伴送一程，亦足少酬其意。我拚著一死，何地不可往乎？」因說道：「既承姐姐盛意，當與姐姐結為姊妹，將來生死患難，此志不渝。一面伴送下船，到天津分手便了。」鵝鵝大喜道：「妹因平日渴想，見面時即有結拜之意，恐姐姐以平康見棄，未敢吐露衷曲，今蒙慨許，實慚鄙懷。自然姐姐年長，就此拜為親姊了。」石氏也跪下去道：「如此叨賢賢妹的了。」兩人對拜四拜，起來入座重飲，愈加親密，直談至四鼓方睡。

次日早起，石氏要拜見許媽，鵝鵝說知結拜伴送之事，許媽大喜道：「我正愁你長途寂寞，得劉姐同去，是極好的了。」因受了石氏兩禮。隔日，府中人役跟著一個內監來催促起身，許媽假說有一姪女要附船往天津去，內監滿口應承道：「你女兒若蒙東宮爺收用，咱們正靠著他洪福哩！這些小事無有不從！」鵝鵝先打發石氏上船，然後拜別許媽及眾姊妹，大哭一場，上轎而去。出了牆門便注目四顧，尋看梁公。梁公因官府差人防守，無門可入，探知這日起身，正在左近窺探。鵝鵝一眼瞧見，便將簾子微掀，注視梁公，淚流滿面。梁公悲痛非常，隱隱跟至關口，候鵝鵝下船，卻因護送人多，不能近前，只遠遠望見一個身影，記明瞭第五號船，上繡鳳白旗的暗號，成日在岸上跟著。鵝鵝亦日在紗窗中偷覷，卻是不能通一個信兒。梁公沒法，才趕至濟寧，去求介存，以致得遇素臣，連著石氏，都救出來的。

石氏於成化四年七月十五日，在文教官署中，把成化三年五月初八日，劉大郎出門以後這些事情，約略述與素臣聽了。素臣跌腳垂淚道：「璇姐此去，性命不可保矣！大嫂且與鵝鵝娘安心歇息幾日，待我再作計較。」石氏亦問大郎備細，素臣述了一遍，方知丈夫久不回家及往乍浦之故，含淚進去。觀水謁聖已過，一進齋中，便向素臣說道：「才為吾姪得一喜信，非吾姪一人之喜，乃四海蒼生之慶也。朝廷因去歲七月下雪，今歲六月降霜，下詔求直言極諫之士，京官自五品以上，外官自三品以下，各保一人，引見時面陳時政，稱旨者即授監察御史。你的名字已經趙日月保舉，奉旨著南直隸學道徵送入京。我知你留心經術，忠直敢言，倘得上格君心，豈非兆民之福？你現在此地，不必回家，徒費跋涉。我替你申一角文書到順天府丞衙門，一面送部，一面知會南直學道便了。」素臣道：「目今宦寺當權，求言何益？承趙兄推誠謬薦，正恐無益於國，有害於身，並累及舉主耳。姪以為當作速歸家，具呈學道，力辭為妥！」觀水大笑道：「你平日所學何在？此正所謂『寧吾言而君不用，無君用而吾不言』也。若計一身之利害，則患得患失之鄙夫耳，豈我平日期望之心哉！」素臣垂淚道：「叔父之言乃不磨之論，但姪一身何足惜，恐累及垂白老親耳！」觀水正色道：「嫂嫂是女中聖賢，豈以俗情之榮辱為憂喜？汝能為范滂，汝母獨不能為范滂母邪？假俗子之虛詞而沒賢母之素志，非迂即佞耳。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。我便去整備文書，數日內即當起身，不可遲誤。」素臣涕泣謝罪，只得從命。

觀水擇了十八日備酒為素臣餞行，說道：「嫂嫂處我也有書，早晚同你家信寄去。另外寫一字寄與梁公，令其接取鵝鵝回去。

劉家娘子，且待吾姪引見得旨後，再為打算。你不必牽掛，只一心直言悟主，休得依違兩可，令天下笑；處士虛聲，致負趙君之舉也。」素臣唯唯受教。不數日，到了都中，就下在洪長卿寓所。兩人相見，真如久旱逢霖，神情飛舞，先執手問慰一番，然後行禮敘坐。吃過茶後，一面擺飯，一面敘話，長卿道：「自吾兄別後，弟忽忽如有所失，每得一疑，無人能解，必思吾兄；每得一悟，無人能證，必思吾兄。弟是以書為命的人，怎當自交吾兄，而兄忽去以後，竟至不敢讀書起來。真是度日如年，到五月中，竟自慊慊成病，直至六月下旬方愈，雖未纏綿床席，實則心神俱憊也。前日趙兄保薦，弟知兄忠，喜兄必來；弟知兄智，又慮兄不來，孰意吾兄竟來，而來且甚速，此弟之大幸，亦國家之大幸也，少刻當為兄滿飲三爵。」素臣道：「兄之思弟，正如弟之思兄。然弟自出京後，日事奔馳，未免分心，不至因思成病，六月初間，在江西豐城縣任公署中，忽聞兄病垂危，弟魂魄俱喪，連夜趕人京來。在德州遇著雙人，方知吾兄托病之由，任公家人訛傳之故，大喜而歸。此番因事至保定家叔齋中，知為日兄所薦。弟因宦寺當權，直言無益，即欲力辭，被家叔正言責備，此所以來而且來之速也。」長卿大笑道：「原來白又李即係吾兄。任公於六月內曾差人進京，又寫一字致我，托我力勸你到豐城，他有甚事要和你相商，說得懇切之至。弟寫書去回復了他，說姪與白生並無一面，亦未悉其名姓。那知就是吾兄，真咄咄怪事也。」素臣沉吟道：「弟在豐城，曾為醫其兩女，或其女有甚反覆，欲弟往治，亦未可知。至弟更名之故，其話甚長，晚間抵足，與兄細說。弟此時本不該去見日兄，恐涉嫌疑，一者吾輩相與，豈拘俗情？一者知己久違，急思握手，吾兄以為可否？」長卿道：「嫌疑之說，前日弟已與日兄議過，連舉主也抹掉的了。我們吃完飯就去看他。」素臣道：「還有袁兄哩。」長卿道：「正齋欽點貴州主試，前日已出京去了。」

二人飯後回去見了日月，素臣先致渴想之私，次謝保舉之事，日月道：「吾兄惠然肯來，弟當致謝，乃反作此世情邪？前日長卿還慮吾兄不來，今來而且速，弟感紉多矣。」素臣將觀水之言之述知，日月道：「此正論也。弟亦知宦寺當權，然庶幾君心之悟。吾兄經術湛深，議論精卓，不比言官撻拾，以支離閃爍之詞，為苟且塞責之計者，必能開悟主心，膏澤天下。弟與長卿拭目俟之耳！」素臣謙謝未遑。日月因問素臣出京以後之事，素臣亦略問些京中時政，大家感慨了一番。日月吩咐備席，長卿道：「嫌疑雖不必避，留宴究非所宜。現在弟作東，與兄何異？」日月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就同到長卿家中暢飲劇談，至半夜方散。天明起來，長卿向素臣取出文書，叫人到順天府去投遞，自與素臣在書房中促膝談心。素臣把靳仁在外延納僧道，蓄養亡命，造立偽札，謀為不軌，並自己見微更名之事，述了一遍。長卿大驚失色道：「這闖孽乃敢如此胡為，京中只知道景王招亡納叛，頗有邪謀，卻不知有靳仁之事，怪道靳直這廝近來傾心朝士，並欲採取名望，原來是王莽謙恭故智。皇上本自聰明，卻溺於釋教，任用國師，干預朝政，近更尊寵番僧札巴堅參，專心房術，一任宦寺專權。前月內，有一言官陽鳴，上疏微揭司禮之短，立時拿至錦衣拷掠備至，以後竟無一人敢言了。朝紳半與交結，要路皆其腹心。弟既寂處閒曹，吾兄又未得寸柄，興言時事，可為寒心！」素臣扼腕太息道：「弟於引見時，當直陳時事，以死爭之。」長卿道：「死爭固是，但亦須婉曲，以期有濟。翹君之過而以為名，亦儒者所不為也。」素臣道：「婉曲進言，期於吾言之用耳。至婉曲而其言終不得伸，則侃侃廷淨，自不可已。況弟所應者，直言極諫之科，若徒事婉諷，豈奉詔之意哉！」長卿點頭稱善。

隔了幾日，吏部題奏上去，候下旨來，著該部帶領引見。素臣到部中習儀，同引見者先有三人，一名黨桐，是北直隸靜海縣監生，係吏部尚書趙丙保舉；第二名馮時，是湖廣省羅田縣舉人，係兵部尚書連世保舉；第三名便是文白。那司官見了黨、馮二人，滿面笑容，寒溫不已；見了素臣，便大落落地臉上刮得黃霜下來。素臣回來與長卿、日月說知，二人撫掌大笑。到了八月十六日，天子坐了大朝，各官朝見奏事已畢，然後各部司官帶領引見人員共是五班，素臣等在第三班上。大家垂足屏息而待。只見第一班是兵部職方司帶領幾員邊將引見，要發往廣西御苗。引見下來，第二班上去，是禮部主客司帶領楚王所薦的女神童。素臣偷眼看時，是一個六七歲的女娃，遠遠來就覺舉止雍容，丰姿秀朗，到得近身，是一個絕世佳人，容光飛舞，令人目光閃爍，不可注視。素臣定睛一看，卻似舊曾相識之人。那女娃也是一眼看著素臣，有許多驚異眷戀神氣，默默相感之狀。素臣心頭脈脈跳動，眼送女娃上殿拜跪御前，奏對多時。天子龍顏歡暢，叫一個內侍扶掖起來，領入宮中去了。

這吏部文選司員便把素臣等三人帶上殿來，雁翅排跪，內侍取司官手中牙牌，呈上御座，先傳黨桐上去。黨桐奏道：「為治以德，當希虞帝之垂裳；自用則勞，宜法殷中之恭默。家宰兼制六卿，權之所以歸於一；三公不親庶務，治之所以進於醇，況穆穆天子，而可惟日不足，以綜核為事乎！竊見司禮臣監靳直，經術湛深，勛猷茂著，公忠體國，廉介持身，臣愚以為宮中府中，事無巨細，悉以任之，必能內輔聖德，成高拱於法宮，外息民勞，布大化於環海。而陛下優游宮闈，調攝心神，下可以致長生久視之方，上可以成九轉大還之道。臣言是否可採，伏乞睿照施行。」素臣聽畢，一腔怒氣從丹田內冒出泥丸宮來，直欲把這頂儒巾衝入九霄雲裡，無奈君父之前也只好敢怒而不言。黨桐下去，輪著馮時上來，奏對道：「治獨隆於上古，而三皇俱有出世之師；政專任於大臣，而《九經》尤重尊賢之目。故赤鬆錫雨於炎帝，乃成粒食之功；黃帝問道於廣成，遂致垂裳之化。今之國師，昔之廣成、赤鬆也；臣以為當明著其教，俾諸臣服之以為政，群儒坊之以為言；士非兼通《內典》，不得列於癘；臣非深明《大乘》，不得通於籍。如此則奸詐之風絕，貪污之念除；宰官皆發菩提心，多士悉念觀音力，於以壽一人於無量，登四海於極樂，不難矣！」

素臣此時氣破胸膛，恨穿骨髓，眉才耆雙鬢，目抉兩眦，若不在朝廷之上，凡欲手刃逆奴。等得馮時下去，傳到素臣，那裡還按捺得下，宛轉得來？不覺正色動容，侃侃而對曰：「《九經》重尊賢之目，首在去讒；三月成攝相之功，必先誅佞。蓋朽索六馬，就天行以自強；一日萬幾，常懼太阿之旁落。百家非孔子之說，不得列於學宮；二氏為異端之尤，豈容罔夫治道？今黨桐、馮時，以狐兔之質發豺狼之聲，一欲以天子之權，下授奸人之手，其意何居？一欲以髡奴之教，上亂聖人之經，其謀可駭！謹按二孽之罪，宜正兩觀之刑。亂政者既伏其事，政乃可得而言也。今日之政，莫大於黜異端，莫先於除權寺。異端不黜，則國師繼曉為戎首；除權寺，則司禮靳直為罪魁。繼曉造作方術，蠱惑君心，占奪田園，侵漁民命，合依左道之律，縲首何辭；靳直納叛招亡，屯留洋海，贗符偽札，佈滿江湖，應照大逆之條，凌遲不枉。去歲七月下雪，今年六月飛霜，雪之與霜均為殺氣，懼屬陰類，厥色維白，見既合兵象，亦主西方。繼曉販奉西竺，其教主殺；靳直闡徐陰類，現欲弄兵。垂象昭然，顯而可見。伏乞皇上，大奮乾斷，立誅二凶，然後解散餘黨，招來賢士，昌明正學，敷宣至化，則陰陽沴戾之氣可除，唐虞郅隆之治可致矣。臣草茅下士，恭奉明詔，昧死上言，不勝惶悚激切之至。」

素臣奏對之時，形如伏虎，氣如飛虹，聲如洪鐘，目如閃電，嚇得兩班文武目定口呆，黨、馮二人渾身抖戰，靳直站在御前冷汗直淋，面無人色。趙日月、洪長卿與朝臣中幾個憂國憂民的，都肅然起敬，爽然若失，愀然身愧。天子卻不禁勃然大怒，問閣臣道：「這腐儒非聖無法，狂妄極矣！速擬旨進呈，重治其罪！」說罷拂衣退朝，把四五兩班都壓在次日，不及引見矣。閣臣安吉大喜，也不待同官參酌，即時擬道：

生員文白，肆行奏對，非毀聖教，誣謗大臣，狂妄已極。著錦衣衛使尚成仁押赴市曹，即行處斬。兵部郎中趙旦所保非人，著革職，安置遼東。

旨意擬完送進。尚成仁已奉安吉鈞帖，率領軍衛押帶素臣下殿。洪、趙二人向閣中探知，趕至午門，向素臣大哭道：「不意吾兄竟擬極刑，使弟輩寸心如割。」素臣笑道：「弟應詔時已知有此，只請問二兄，旨上曾否涉及家母？」二人連連搖首道：「擬旨並未連及家屬，但吾兄雖視死如歸，天下事將不可知矣，能毋痛乎！」素臣道：「此尚是閣中所擬，聖怒不測，更有株連，亦未可知。倘止罪及一身，則弟雖寸劓，亦感聖恩於地下矣。吾母即二兄之母，伏乞垂念。」說罷跪將下去，二人連忙扯住，長卿道：「日兄已擬為民，將發遼東安置，這事專責在弟了。弟送吾兄歸神後，即日棄官挈家，扶送兄柩回南，卜一椽於吾兄宅旁，與令兄古心同事老母，同恤孤嫠也。」素臣吃驚道：「原來日兄已得嚴旨，使弟何以為情？長卿兄如此待弟，弟將何以為報？曾子雲：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弟無以謝二兄，請以將死之言為贈二兄，他日倘復立朝，不可以弟為前車之鑒，當以弟為前事之師，非宛轉進

言，即涕泣入告，總以冀君心之一悟而已。若惟知不可為，國家安賴有此等臣子耶？袁兄試舉入都，亦望以此囑之也。」洪、趙二人拊膺大慟道：「吾兄死不忘君，吾二人雖生猶死也。遺言謹銘於心，必思所以報命也。」這一場痛哭，把朝臣中有些忠義之士簇擁在午門，半邊圍著素臣，爭看他面目的，無不垂淚，內有一人竟哭暈在地，連那指揮尚成仁同幾十名校尉也自流淚不已。正是：

為人但有忠良氣，當世應無鐵石心。

長卿哭了一會，不見旨意下來，復赴宮門首去打聽。日月被本部各司官擁到朝房內去，哭暈的，有家人扛扶他處，圍看者亦漸漸散開。素臣獨立午門，暗忖皇情，其怒已極，此時旨尚不下，必因閣臣失擬，未及家屬之故，倘或干連老母，如何是好？一時，心頭霍霍不定，就如小鹿亂撞一般。正在憂慮，只見長卿滿面歡容，飛奔而來道：「吾兄恭喜，不特家屬脫然無累，吾兄可免極刑，只怕還有好音，出於意外！此時喜乃欲狂矣！」正是：

自昔薦蘿施松柏，從來龍虎動風雲。

總評：

石氏落水，艙裡大喊救人，宜也；水手自奔打架，亦可也；老鴛、龜子滅燈而進，何也？如慮素臣以人命控，獨不能轉控素臣乎？五拾兩頭棄而不顧，有是情理乎？讀者切勿急看下文，當掩卷細思之。

石氏述完情節，讀者急欲知鸚鵡如何回南？如何與梁公水郎廝會，乃即截然而斷，另寫素臣入京引見之事。初閱之殊覺未快，既而恍然：曰素臣之救鸚鵡、救石氏也，其救石氏補璇姑也，不特補璇姑，連素臣之入京也。然則鸚鵡、石氏，特作者遣送素臣之符檄耳，更何論梁公大郎邪？其截然而斷也固宜。

觀水一番議論，以高出素臣一頭地，而不知觀水尚在局外，非局內之素臣可比。素臣上有老母，使無觀水侃侃責備而欣然應詔。其去絕裙之溫嶠幾何？

黨、馮係兩尚書所舉，故滿面笑容，寒暄不已。素臣係郎中所舉，故「大落落地臉上削得下黃霜」。此事極銳卻寫盡世情，非洪、趙二公，孰能撫掌而大笑之也。

素臣與女娃脈脈相視一段，情理最為微妙，非因果緣分之說也。凡有天倫，皆有默相感召之故。父子如龍兒、兄弟如遺珠、朋友如長卿，書中屢加指示，參互考之，自會其意，非可以口舌譬喻而得者。

有黨、馮二人，邪說不可無。素臣一番正論，撐住其問。死有重於泰山，安得畏首畏尾、顧念家屬之連累乎？至極諫以後，猶不念及老母則非人情矣、無天性矣。獨立午門，心頭鹿撞，方是忠孝兩全。

聞擬極刑則笑、聞罪舉主則驚、恐涉老母則憂，發乎情止乎禮義，此謂中書之和。

贈洪、趙將死之言，尤見素臣學問。豈非絕無怨對？仍冀君心之一悟也。觀此則知子胥鞭墓實為千古罪人。